

歷史與空間

校慶的反思和感恩

鍾情

近日，微信圈裡的一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：朋友的母校迎來70周年校慶，他和老同學相約回到校園，身著學生服，來到教室裡，模擬當年上課的場景，令人無不感慨萬千。懷舊、追憶、尋覓，以這種方式為母校慶祝生日，頗有時尚氣息。然而，校慶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？是滿足自我的一次同學會，還是母校精神的一種新闡釋？當我們談論校慶的時候，該談些什麼呢？

我所居住的這座高校，即將迎來60周年校慶。我生於斯、長於斯，在這裡度過童年，迎來三十而立。學校的變遷，和着時代的脈搏，踩着社會的鼓點，也見證着我們家庭的變化。爺爺是學校裡的元老級人物，自建校來到這裡，扎根一生，從未離開。他是一名駕駛員，帶過的徒弟數不過來。後來，他給校長開車，接觸過很多領導，在今天看來，這些領導是學校的開拓者，也是領路人。聽父親說，當年，爺爺整天出差，走南闖北，開車接學生也好，運送物資也好，從未出現過任何差錯。即便在家，也是廢寢忘食地工作，常常半夜裡去接站，因此他對老火車站非常熟悉，大冬天零下好幾十度，他在站台上候着，凍得直跺腳。

爺爺退休後，經常給我講過去的事情。他18歲來到學校，參加工作，自己不識字就跟着字典自學。工作後，趕上「文革」，學校停課，批鬥挨打，他也沒有逃過這一劫。有人告發他有海外關係，將他關進學校的小炮樓裡，輪番審訊，讓他寫檢查。那個時候，爸爸和姑姑在上中學，想爺爺就遠遠地透過小炮樓的窗戶眺望。不久，姑姑去送飯，終於見到了爺爺，眼裡含着淚花，抽泣得說不出話來。這其中的很多細節都是父親告訴我的。「我開了一輩子的車，從來沒有出過一次事故，可以很自豪地說，我沒有遺憾！」爺爺帶着我出門，每每坐車，他都饒有興致地給出租司機聊起這些。說話的聲音，微微顫抖，可以看出他很是激動。他的目光中有一種堅定的東西，我覺得這就是理想。

或許，在今天我依然無法理解爺爺對這片沃土的摯愛，以及對駕駛工作的赤誠，但是，每每回憶的時候，我彷彿看到一張張熟悉的臉龐，在望着我們，敬畏感油然而生。置身校史館裡，駐足在一些老照片面前，我的思緒翻飛。映入眼簾的是歷任學校的領導，目光掠過，那些帶着體溫的照片，那些曾經熟知的名字，勾起了我很多回憶，又百感交集，濕了眼眶。時光的健蹄嗒嗒向前，帶我穿越回過去：最初，學校大門與職工宿舍對着，放了學後我和小夥伴把書包扔到傳達室上，一溜煙兒的鑽進學校裡玩耍。教學樓前，大操場上，小花園裡，大柳樹下，處處迴盪着我們的歡笑聲。折柳枝，做成圈，戴在頭上，在操場上瘋跑，天黑了才想起來回家。到了周末，學校的大禮堂會放電影，剛吃過晚飯就聽到樓下的喊聲，我們結伴前往學校。電影開場後，我們就跑出來，在二樓地板上玩耍，時間久了，地板變得銜亮。

我對學校裡的大樹情有獨鍾。我在老樹下乘過涼，避過雨，玩過過家家，看過螞蟻搬家；老樹，見證過很多重要的事情：學生的第一次約會，孩童的第一次走路，職工的第一次開會。冬天，在樹下給教職工發大米、發白菜的場景，我至今記憶猶新。老樹是學子們的情感樹洞，老樹是教職工的精神驛站，老樹是所有人的心靈家園。老樹，教化人；老樹，強壯人；老樹，說到底，是一座學校的靈魂和根基。此刻，我想起陳平原先生



學校裡的老樹見證過很多重要的事情。

網上圖片在專題演講中的一幅老照片，照片上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、羅庸、羅家常、聞一多、王力的合影。他說道：「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？聯大有精神：政治情懷、社會承擔、學術抱負、遠大志向。聯大人貧困，可以不張揚，甚至以說器宇軒昂，他們的自信、剛毅與聰慧，全都寫在臉上。」如此明亮、乾淨、自信的合影，那是一種由內而外、充盈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。同樣的，我從歷任學校領導照片中，也是感受到了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。無論是西南聯大，北大，還是我們交大，異曲同工的地方都是大學精神的廣續和傳承，點亮每一個人的心路，還有青春夢想。

是的，大學永遠青春着，年輕着，因為精神的根植和葳蕤。「能追憶者，此始是吾生命之真。其在記憶之外者，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」，對於一個人，一所學校，都是同樣的意義。依稀記得，後來，學校大門遷移到西邊，再後來，本校搬到長清大學城。大門變得愈來愈氣派，教育的道路也愈來愈寬廣。一座學校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，是潤物無聲的。今天，談論校慶的時候，談論的其實是一種文化，一種精神，一種品格。這種文化，根植於民族文化和歷史文化，雖然沒有經歷過抗戰內遷的顛簸，沒有經歷過烽火歲月的煎熬，但是，她與共和國同呼吸、同命運，經歷過創建時期的艱難，飽受過文革時期的蹂躪，遭遇過發展時期的瓶頸，一路走來，勇於向前，不懈奮鬥，創造輝煌。這種精神，根植於大學校園的人文精神，是「明德至善，格物致知」的精神，是自強不息，以人為本的精神。這種品格，根植於每個學子和教師的心靈，是先做人、後做事的至善，是不隨波、不放棄的態度，是向上求索、追求卓越的品格。大象無形，大音希聲，文化、精神、品格就在校園的一草一木中，就在土地的一朝一夕中，化為永恆的風景。

反觀當下，大學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裹挾，昔日的樂園和淨土變得浮躁起來，時代的車輪飛快向前，大學精神卻是正在流失。且不說學術不端、論文造假，師生反目、關係惡化，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極度退化，「韓春雨」式的創新變得鳳毛麟角，從側面反映出校園生態環境的失衡，以及文化格局的轄制。愈是這樣，愈應溯本追源，找回初心，大學精神的回歸就是校慶的最好註腳。正如北大校友陳以真先生的有感而發：「校慶，校慶，題中之意本來少不了對傳統精神的重新感受和懷念，繼承和發揚，檢討和提高。」他還說道：「如果非要將生日看成一節節目，它首先應該是『懺悔節』。懺悔自己前一段生命歷程中的失誤和不足，讓靈魂接受一次洗禮；同時，它應該是『感恩節』，感謝他人在前一段生命歷程中給自己的撫育和愛護。」

可見，校慶不只是重溫往事，回憶過往，不是羨熱鬧、秀財富，而是在反思和感恩中向前，讓精神的火炬熾烈燃燒，點亮美好的未來，成就青春的夢想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白先勇的紅樓之夢

我教授寫作課時，曾問一羣青春的頭顱：「有誰看過四大小說？」人人啞口，有學生更反問：「是哪四大小說？」嗚呼！唯說：「《三國》《水滸》《西遊》《紅樓》，有誰看過？或者誰看過任何一部？」搖頭，嗚呼！夫復何言？

自小就看了三部，只剩紅樓，屢看幾回就放下，儘管專家學者作家力讚，甚至說大受影響，我怎也看不完。年紀大了，看了那才發覺曹雪芹的偉大。於是我對學生說：「看紅樓吧，先看《白先勇細說紅樓夢》，必引起你的興趣，那才看原書。」

為何我這麼說？先看看白先勇這部新書。

白先勇嗜讀《紅樓夢》，癡迷程度與「祖母奶奶」張愛玲不相上下。白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授「《紅樓夢》導讀」，一教就二十多年，對《紅樓》真箇是熟悉透頂，背也能背出來。在美國退休後，有個趨勢教育基金會，贊助台灣大學搞了個「白先勇人文講座」，二零一四年春季開課，他說：「種種機緣巧合，這次輪到我擔任講座教授。」講什麼呢？有教授名張淑香者，一語中的：「應該講《紅樓夢》。」她說現代大學生很少有耐心看大部頭的經典作品了。不錯，要吸引入事，就要「導讀」，就要拿出本事「導」人入「樓」，這「本事」白先勇是有的，因為他是專家，是文本考察的專家。於是「成交」，開課。

據說，課程一上台大選課網站，初選已逾千人，可見歡迎程度。這些選課者是紅迷？我想非也，應是慕白先勇之名而報名也。為解決學生之擠擁，台大以錄取方式，先置台大開放式課程網站與趨勢教育基金網站，供校外登錄開課，完結後出書及DVD。

《白先勇細說紅樓夢》共分上中下三冊（台北時報出版社，2016年7月），印製十分精美，內有彩色插頁。上文推介學生閱讀，主因是白先勇逐回解說，不限前八十回，連後四十回都說了。他極力推崇後四十回：

「張愛玲極不喜歡後四十回，她曾說一生中最感遺憾的事情就是曹雪芹寫《紅樓夢》只寫到八十回沒有寫完。而我感到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能夠讀到程偉元和高鶚整理出來的一百二十回全本《紅樓夢》，這部震古鑠今的文學經典鉅作。」

他甚至認為後四十回都是出自曹雪芹的手筆。這可算是白先勇的灼見。但，在我記憶中，胡菊人曾有文大力鞭撻後四十回，尤其是文字之劣，難與前八十回頡頏。

白先勇逐回解說，有不少獨得之見，非「導讀」那麼簡單；他「側重解析《紅樓夢》的小說藝術：神話架構、人物塑造、文字風格、敘事手法、觀點運用、對話技巧、象徵隱喻、平行對比、千里伏筆，檢視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曹雪芹如何將各種構成小說的元素發揮到極致。」換言之，看白先勇這書，除了得知內容外，還可得知寫作的方法。學生不是要看？

《白先勇細說紅樓夢》，讓他十分精美。作者提供

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「開巷」一詞是來自廣州的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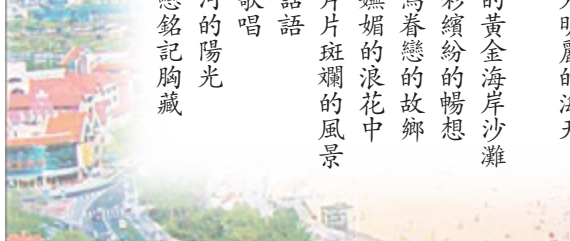


【這家日本放題已開業半年有多，每個晚上還是爆得滿滿的。】
示例2：小明睇學校就係長跑高手，但一出到去同啲專業跑手較量，就「輸到開晒巷/輸咗九條街」/界人「贏到開晒巷」。
【小明在校內就是長跑高手，但每當在外頭與一些專業跑手進行比賽時，就被拋離至無影無蹤。】
示例3：近年，2月14日呢個西方情人節已經變咗拖友同埋兩公婆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嘅日，女人大致認定如果嗰日界人知道自己收唔到有番咁下嘅情人節禮物，就係乜飛士（face的音譯）都有晒。就係咁樣，各大商家多咗個濕平高峰期（濕平是shopping的音譯；內地譯作「血拚」，台灣譯作「瞎拚」），個個都嘍呢個節日度「賺到開晒巷」。
【近年，2月14日這個西方情人節已成為戀人及伴侶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節日，女方大致認定如當天讓你知道自己收不到可觀的情人節禮物，就是丟盡天下之大臉。就是這個原故，各大商家多咗個購物消費的高峰期，個個都在這節日中賺得盆滿鉢滿。】
示例4：琴晚十二點幾，佢兩公婆為咗去邊度宵夜「嘈到開晒巷/嘈到拆天」，搞到個屋都冇十幾家人報警，投訴佢哋嘈住晒點鐘。
【昨晚十二時許，他夫婦為了去哪兒吃夜宵而激烈爭吵，弄至整個屋都冇十幾戶報警，投訴他們「擾人清夢」。】

甲：不足罷，爆滿成這個樣子！
乙：就是啦，枱枱「開」至街頭「巷」尾！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那時「廉政公署」還未成立，「收規（給警務人員的賄款）」和「收陀地（給黑社會的保護費）」的情況時有之，小型食肆或街檔正正為「黑白二道」提供一個可觀的收入來源。當時「阻街」這條法例執行得十分寬鬆，有很多小型食肆或街檔在「旺場」時，便就近的街頭及小巷擺設枱椅，場面相當誇張。把枱「開」至街頭「巷」尾，就是「開巷」，也叫「開晒巷」。後以「開巷」形容某情況的勢頭很有勁兒或聲勢浩大，不可阻擋。最普遍的情況是：

- 爆到開（晒）巷，即爆滿。
- 贏到開（晒）巷，即大比數勝出或勝負兩方在成績上有很大差距。
- 賺到開（晒）巷，即盆滿鉢滿。
- 嘈到開（晒）巷，即人盡皆知相關人士不和或有爭議。

示例1：嗰間日本放題都開咗成半年啦，仲係每晚「爆到開巷/爆到七彩/爆到九彩」。



把您的愛戀銘記胸臆
風吹停了歌
海沉了歌
唯北戴河的陽光
把您的愛戀銘記胸臆

講開又講

「粵語/廣東話」是這百多年來香港沿用的方言。有好一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尤其新生代，以為自己所說的是「本土話」，即「香港話」，其實只是以粵語為基，再因應現實層面而創作的。這些港生詞/港產話語簡稱「港話」，又稱「港式粵語」，換言之是非來自廣州的粵語。

有好些「港式粵語」，單從字面，是無法體會當中意義，今期說的「開巷」便是一例。新生代每多對此類具時代性的詞語有偏離原意的演繹。無他，畢竟這不是他們的經歷！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遊蹤

鄭永旺

文明是對弱者的關懷

雖然離開奧爾爾有一段時間，但那裡的美景讓人印象深刻。不知何故，那畫面總是使我穿越到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中的情節：保爾在河邊釣魚，冬妮婭在一邊欣賞，河中魚沒上鉤，岸邊的美人魚已經作好準備……這時維克多出現。儘管雙方發生肢體碰撞，但這種略微原始的衝動和周圍自然景色完美和諧。能想像坐落着高樓大廈，鋪着水泥地面，岸邊處處有人工雕琢痕跡的地方，發生如此浪漫而狂野的愛情故事嗎？當然，保爾沒來過奧爾爾，我也沒去過烏克蘭。俄羅斯的美麗在於自然，也許美景中有腐爛的枯樹，有難以通行的地段，但破敗本身就是美的組成部分。

審美的鏡頭轉向馬路。在俄羅斯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上，行人只要腳踩路面，機動車一定等人先過，據說該交規寫進了俄羅斯法律。剛來莫斯科我習慣了等車，司機總是示意讓我們先走。想想內地如按此法非死即傷，最好的情況是，司機伸出頭罵一聲「你找死啊」。尤其是一些私家車司機，那罵聲無疑在強調：我有車我牛。依次類推，瑪莎拉蒂鄙視寶馬，寶馬鄙視奧迪，奧迪鄙視寶來，寶來鄙視行人。結果，我們的國家成了非洲草原，只有瑪莎拉蒂活得滋潤。這就是我們恐怖的文化生態。

文明，首先體現為對弱者的關懷，對於醫生，病人是弱者；對於司機，路人是弱者。不要忘記，強弱是可以隨時轉換的。比如開瑪莎拉蒂的傢伙有一天到北京昌平，一不留神就可能「被嫖娼」，民警

的一陣亂棍讓你瞬間成為魚肉。

聽着古姆（國家百貨商店的簡稱）和楚姆（中央百貨商店）中熟悉的而且分量很高的漢語，我的確感覺到，中國人（當然包括我在內）真的缺少對世界精緻細膩的詩意體驗。我心裡突然一陣憂傷。為自己，也為他們。

《不見不散》中有一句歌詞是「這世界說大就大，說小就小」。有時人們一旦分開，猶如被風裹挾的沙子，在滾滾紅塵中飄到不知名的遠方。如此不確定的時空因素使得20多年後的重逢成為極端的小概率事件。在2016年5月23日，時隔23年，與研究生同學于捷在莫斯科偶然取得聯繫。這就是俄羅斯人常說的「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」。于同學我好幾歲，與我同年（1990年）考入吉林大學外文系攻讀學位，是正宗的吉大血統，也是典型的可以靠臉吃飯卻偏愛拚才華的那類女性，讓我們普通人對其常懷羨慕嫉恨的情緒。她是莫斯科大學著名的亞非學院老師，在俄羅斯頂級高校工作了近20年，深受學院師生的愛戴。我為同學自豪，因為她不僅僅代表個人，實際上她就是中國形象本身，也是中國符號和文化的承載者。我一直在想，她一定付出我們無法想像的努力和克服了很多困難，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績。這裡畢竟是俄羅斯，而且是俄羅斯最知名的高校。換了我，可能在「一隻螞蟻」或者留布里斯諾中國市場賣粉條子。老同學，加油，讓我們繼續為你驕傲。

古典瞬間

唐寶民

大師藏書見性情

沈從文讀書很多，也喜歡買書，因而藏書很多很雜，除了文學方面的書籍外，人類學、社會學、邏輯學等都有，可謂五花八門、兼收並蓄。他讀過的書，常常會在後面寫兩行題記，有讀完此書的時間記錄、地點記錄，也有關於天氣的記錄，也有一些讀後的感慨，有時所寫的內容讓人莫名其妙，汪曾祺就曾看到過他在一本書的後面寫着：「某月某日，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，心中十分難過。」一般來說，愛書的人大多不喜歡把自己收藏的書借出去，一則怕弄丟或不歸還，二來自己一旦用時也不方便，但沈從文不是這樣的，西南聯大的許多學生手裡都有從沈從文那裡借來的書，扉頁上寫着「上官碧」的名字，對於借出的書，他從來不記誰借走了，也從來不往回要。

大學者胡適藏書也很多，約有四十架書，他在北京時所藏的書，一部分是他父親胡鐵花留下來的，大多數是在北京購買的。他經常去北京琉璃廠的古籍書店買書，時間長了，那些老闆了解了他的喜歡要什麼類型的書，加上他買書的時候很少計較價錢，

所以那些老闆遇到了好的書籍，就給他留起來，親自送上門去，胡適選擇其中較滿意的留下，不必馬上給錢，什麼時候給都可以。胡適用這種方法收藏到了很多珍貴的書籍，比如那本著名的《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殘本十六回，就是用這種方法收藏到的。他的藏書不作登記，都放在書架上，但需要的時候，應該到哪裡去找記得很清楚，隨手就能找到。胡適對自己的藏書雖然愛惜，但當別人向他借的時候，愛書的人大多不歡欣地書借出去，一則怕弄丟或不歸還，二來自己一旦用時也不方便，但沈從文不是這樣的，西南聯大的許多學生手裡都有從沈從文那裡借來的書，扉頁上寫着「上官碧」的名字，對於借出的書，他從來不記誰借走了，也從來不往回要。

古文人藏書多，大師們更不例外，一個人對待藏書的態度，往往也是其性情的一種體現，通過對以上兩位大師藏書生活的了解，使我們看到他們質樸、天真的另一面，只是這樣的真性情，在當下學者中，已經很難找得到了。

